失根者的悲歌

冷之焚

型類的尋追種三中說小國系張析闡

一

到目前爲止，張系國共結集出版了六本小說集①（其中「孔子之死」②爲小說、論文合集），依其在「洪範版」後記中所寫：「從時間順序看，長篇小說『皮牧師正傳』的背景是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。短篇小說集『地』和『孔子之死』裏的短篇小說的背景是六〇年代的臺灣。長篇小說『棋王』的背景是七〇年代初期，經濟起飛剛開始時的臺灣。長篇小說『昨日之怒』和短篇小說集『香蕉船』則描寫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，海外中國人生活的各種風貌。」正涵括了政府遷臺三十年來，延續著中國命脈的臺灣社會之演變，以及在這尚未綏靖的時局裏，鬱積於中國人心中的糾結。其人物取材雖偏向於知識份子，但其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——人與土地的關係，個人的生活和生命的追尋歷程——則統攝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，映射出這一代中國人漂泊、失根的心態，成爲這個時代的另一種見證。

對於此一「追尋」主題的鋪寫，張系國並不着眼於人物心理的刻劃，却强調人物「行動」與社會環境的因果關係，而不同於黃春明「鑼」、王禎和「嫁粧一牛車」……之以人物的社會處境爲基點，藉人物突破現實困境的「動作」，往內探索人物之性格、精神，而導出：處於極端困窘之生存環境中，維護人性尊嚴之悲涼與崇高底主題脈絡。張系國往往以人物的行爲與精神活動爲出發點，將人物很宿命地往外納入社會的流動，滙集多種人物的行爲表現，歸納出：何種人形成何種社會，何種社會造就何種人物的循環關係。

因此，探討張系國小說人物追尋的目標、歷程、結局，很難發現一個豐碩的內在世界，却可以貫串起人心的指向與社會的脈動。

下文卽依次從張系國小說中，三種追尋的類型——一、原始大地的依歸者；二、現代社會名利追逐者；三、寄身異國的流寓者——闡析張系國小說作品所涵蘊的，近代中國人的夢魘與中國的變貌。

二

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，生長萬物的「大地」，不僅僅是一切生命的源頭、人類賴以維生的「萬物之母」；同時，由於實際生活的依賴，慢慢地，「大地」成爲人類精神寄託的具體形象，形成人類最初的根源與最終的歸宿。這種依戀大地的情操，遠綿不絕地傳下，逐漸根深蒂固地溶入人類的血脈。

近代，隨著工商業行爲的興起，人類社會結構逐漸轉型，人們不再單純地只依附大地生存。尤其是都市文明興起之後，人們生存的環境往往侷限於某一擁擠的空間，而離土地越來越遠；其對土地的感情也跟著分爲兩個極端：一、仍舊懷戀泥土的芬芳，冀望回歸失落的大地；二、逐漸麻痺了原始依歸大地的感情，遠離生命之根源。

今日生活於臺灣的中國人，其與土地的疏離，則更複雜地包涵了政治因素與文化影響；致使其依歸大地的願望，終必歸於破滅。

張系國的短篇「地」③，便是藉著「退役軍人李震之的買地與賣地」，以及「航海者李明的去國與留守」二條情節主線，表現近代中國人，年輕一代由於精神的擺盪（文化影響），老一輩則肇因於政局的分裂（政治因素），而無法尋回生命之根、鄉土之源——大地——的悲哀與無奈。

李震之、李明這一對父子，同樣都是在備嚐漂泊之苦，而後渴望擁有一片可以讓自己安定下來的土地，不同的是：李震之的漂泊乃由於戰爭、由於時局改變（大陸淪陷），而致離鄉背井；李明的流浪則源於職業的選擇。

李震之抱持著：「種田雖然苦，人好像就有了根，就遠在地上了，什麼都有個寄託。」（「地」頁7）的信念，不惜把賴以維生的全部資財——雜貨店盤掉，孤擲一注地上山辦農場。李震之斷然的決定，並非完全基於純粹的「鄉土」之情，而是比愛鄉的感情更原始、源於傳統農業社會而深深植入人心的「大地之情」，與久經漂泊、企望安定的渴求交織而成的夢和理想。

然而，李震之的夢想終究沒能實現。

李震之夢想破滅之後的沮喪與失意，除了如小說中另一人物老董所說的：「我們啊，就像那耍把戲的猴子。（中略）等到耍了一輩子的把戲，你再想教那老猴子一齣新把戲，他是再……再也學不會的了！」

（「地」頁52）包含了年華逝去，時不予我的感嘆之外，更流露了寓居他鄉，終老不得還的悽愴——三十年來，一脈臺灣海峽，隔開了兩個政體不同的生活領域，造成多少人有家歸不得？即使歸得，滄海桑田，故園何處可覓？

李震之，以及和他同樣少年從軍、拋妻別子輾轉來臺的內地同胞，是近代中國政治悲劇下衆多的不幸之一。他們的漂泊，他們的辛酸，譜成自國民革命以至擊潰日本侵略之後，近代中國第一首由於政治分裂而流離失根的悲歌。從此，中國人的命運即在這種政治的漩渦裏打轉。

在這紛亂的政治漩渦中，「臺灣」乃適時地肩負起復興統一的任務，而成爲特殊的政治時空。另方面，近代中國西化的風潮也在這片島上瀰漫開來，使得這孤懸海外的島嶼，幾乎成了四處漂流的孤帆，失去精神上的自主性。島上許多居民便也跟隨著生活在擺盪之中。

在臺灣成長的新一代——李震之的兒子，李明，便是如此一個典型。

李明在流浪的航行中，終於體會到：「那些美麗的城邦和海港，我總覺得不是屬於我的，我不能够在那兒安身立命。只有我的那個小鎮，即使它很平凡，却是屬於我的一塊地方。」（「地」15頁）更從實際的接觸中領略到親炙土地的樂趣與愉悅。然而，李明接近土地原是懷著渡假的心情：他和他的朋友或坐或躺在山上，「看下頭山坡上一個農夫種地。」（「地」頁39）他們只是「想」接近土地，只是站在距離之外「看」農夫種地，却無法眞正與土地結合，他們的生活方式、思想型態與眞正將血汗一點一滴溶入土地的人是不同的。最後，李明也只能：「寧可隨著船漂泊天涯，讓寂寞和回憶腐蝕掉自己的心，也決不留下來了……。」（「地」頁52）

對於李明這種近乎自我放逐的抉擇，張系國並沒有强調其內心的掙扎與思索④，只是很必然的，在李明家農場經營失敗、無意中聽到父執輩的感傷之後，李明便決心離去。

李明所選擇的職業——航行，即很具象徵意味地表達了這一代年輕人擺盪的心態。那置身於各種激流與波濤之中的「船」，恰似今日在各種外來文化的衝擊下，逐漸飄離「本土」，失去精神依憑的現代人，

既抓不住本土文化的「根」，便如李明所說：「我們這種人，只配流浪和失落，不配去接近土地……」（「地」頁55）

精神的失落，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很難治癒的病症。李明所無法接近的不僅僅是具體實質的「大地」，同時也是抽象精神的「生命根源」。

張系國在「地」這篇小說裏，藉父子兩代依歸土地的追尋與失落，勾勒出近代中國人漂泊、失根的第一組形象。

第二組失根的形象，則出現在繁華的大都會裏，張系國以更繁複的手筆去描摹他們——長篇「棋王」⑤寫的正是現代名利追逐者的羣象。

三

「棋王」的寫作乃溶合了寫實與象徵的主題結構——其象徵寓義架構在以「五子棋神童」爲中心的寫實情節上面。亦即透過：電視公司「發掘」五子棋神童→設計神童與「棋王」劉教授對奕→衆人發現神童確實具有異稟，計畫利用神童發財→神童「表演」神機頓失→衆人失望，打消利用神童賺錢的念頭→神童回復其單純的「下五子棋」的世界……等一連串的事件，一方面反映現階段都市青年的面貌，一方面寓寫了作者在面對紛爭的人世時，所懷抱的人生哲學，與生命理想。

從現實的表象觀之，「棋王」所展現的是一個熱鬧非凡、生氣蓬勃，人與人之間關係極爲密切的世界。小說中那羣生活在競爭激烈、物質需求掩蓋心靈內涵的現代工商業都市裏的年輕人，幾乎都將其年輕、昂揚的生命力，傾注於如何謀求生存上面：

原來都是學畫，有其藝術理想的程凌、高悅白，在進入社會後，一個爲了賺錢（程凌）開設浸染商業色彩的廣告社，成爲「生意人」，他說：「時代變了。（中略）我們非要賺錢不可。」（「棋王」頁124）另一個則在「搞藝術無出路」的社會空氣裏，陷入創作的低潮，作畫的題材淪爲迎合市場需要的低俗對象——精心細繪世界各國不同的美女大腿，而認爲「性最眞實。性就是生命。」（同上，頁120）

熟悉歷史典故、重視歷史潮流的馮爲民，所從事的則是完全與本行無關的餐具外銷，即使他關心人類

的未來，歷史的演變……等大問題，但也難免爲獲得國外訂單、談成一筆生意而高興得手舞足蹈。

代表著高級知識傳授者的劉教授，開一輛七二年的雪佛蘭轎車，教書之外，另開設電子工廠，在「有了錢，就不必受人的氣。錢就是自由。」（同上，頁87）的前提追求之下，流露出充裕的金錢所培育出來的悠遊與瀟灑。

與程凌合夥開廣告社的周培，對於較可能獲得暴利的股票買賣感興越，遠較廣告社正規業務來得濃厚，他的原則是：「做生意就要豁得出去，該賭就賭，大起大落。」（同上，頁13）表現出現代人急功近利、投機巧算的特性。

電視節目製作人張士嘉，更是一個「有求於你時滿嘴甜語，事後立刻一腳踢開，白眼都不瞧一下。」（同上，頁190）好講權術的人。

電視節目主持人丁玉梅，美麗而活躍，周旋在劉教授與程凌之間，而毫無感情的牽絆。一片看似單純的天眞，掩蓋了都市女子的心機，當獲得一只半克拉的鑽戒時，卽忍不住喜悅地誇耀著。依賴著自身的青春與美麗，擄獲男子的恭維與奉承，却成了男子的附庸，是都市裏謀生女子的典型之一。

程凌、馮爲民、劉教授、周培、丁玉梅……等現代人爲求存而追逐金錢、名位……等經濟社會所界定的價值標準底結果，造成了下面幾種現象：

1.人情淡薄、缺乏眞正的關愛——

周培與程凌、程凌與張士嘉、張士嘉與丁玉梅之間，都是建立在工作與利益的相互需要上面；卽如程凌所說：「多年交情是一回事。生意上的合作，還是建築在彼此相互需要上頭。」（同上，頁29）「神童」出現，衆人一致「團結」牟利，更强化了這種缺乏關愛、只知相互利用的社會情態。

冷漠與勢利，是現代都市的病態特徵之一。

2.强調生活，漠視生命——

「棋王」裏的人物，終日營營，所追求的卽是如何在競爭激烈的現實裏生存下去，注重的是實際的生活，而非生命的體認。衆人將「神童」當做賺錢的「工具」，忽略其本身是一獨立存在的「生命」，漠視其自由意願與生命意志，卽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明。

對生命茫然無知，是現代人精神失落的原因之一。

3.理想與現實相互衝突——

在「棋王」裏將現實與理想的衝突，表現得最強烈的是程凌與馮爲民。

程凌是「棋王」裏最常「沉思」的人物，一些微細的事物，如：水田旁一條常做長鳴狀，却從未聽其叫聲的牛；或者小小土地廟裏上升的香火，都會令程凌有所感觸。其最終的目標是重拾畫筆，做一個眞正的畫家。可是，想繼續作畫，必先突破經濟的威脅；忙於商業營利又會抹煞作畫的靈感。因此，在「我只想畫。我還能够畫。我們撈一筆就洗手不幹。」（同上，頁 100）的矛盾之中，程凌永遠生活在自我理想與現實利害的夾縫裏，不得舒坦。

馮爲民是促使五子棋神童神機失常，導致「棋王」情節劇變的關鍵人物。他一方面爲無法參透人類的未來、歷史的動向而苦惱；另方面過的却是遠離知識的生活—「我現在已經不能每天看書，雜事太多，你知道。回家已經精疲力竭，滿腦子生意經，靜不下心來……寫文章更不成」（同上，頁 124），最後仍需在現實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，捨棄歷史潮流的鑽研，忙著到歐洲談生意，讓滾滾而來的金錢，除去心中的痛苦煩惱。

理想與現實不能調和，乃現代人精神苦悶的因素之一。

4.內心空虛、精神枯寂——

高悅白淪爲藉繪畫裏的「性」麻醉自己，卽是內心空虛、精神枯寂的表現；端莊、「正派」的黃端淑給人的感覺是做作而不自然，缺乏飽滿的精神所散發底豐潤；生活在異性追求與恭維底驕傲中的丁玉梅，其感情也是飄浮無所託的；卽使如劉教授那般風趣、幽默，其內心亦有如在沙漠中擁有華屋般地孤獨、空噴；張士嘉、周培更是整日匆忙、焦慮而心神不寧。

物質豐盈、心靈枯寂是現代人精神焦灼的現象之一。

張系國藉「神童現世與消殞」這一情節主線，描繪一幅浮華矯飾、講究權術、追逐名利的現代浮世繪，揭露現代都市的病態、現代人精神的迷惘與苦悶，筆意雖然平淡，却咄咄逼人地指陳了：在以經濟爲重心的社會結構裏，人們致力於名利追求的結果，不僅個人的精神世界將呈眞空狀態、徬徨無依，整體文化

的根基，亦將斲傷在「經濟掛帥」的洪流裏……。

四

自滿清時代，中國百姓大量向美國移民開始，百餘年來，受種種社會因素及時代背景影響，美國這一片新生繁榮的土地，更是成爲中國遊子寄託希望的地方。更多的遊魂在這片土地上尋覓他們所需要的東西，譜寫近代中國另一首失根的悲歌。

張系國小說人物追尋的第三種類型，即出現在這羣海外遊魂身上。

對於某些生活困苦而有機會出國的人（即使其乃循非法手段），到美國打天下，期待他日衣錦還鄉，是他們久懷的夢想。短篇「香蕉船」⑥裏的李姓船員，靠着微薄的薪水並不能改善他的家庭生活，因此不得不冒着被移民局逮捕、處罰的危險，非法「跳船」，希望「能够在紐約中國餐館打工打一兩年」，「存個幾千塊，我就往移民局一站，讓他們送我衣錦還鄉。有了錢，我就回去開個小雜貨店，也省得躲躲閃閃的，受洋鬼子的氣！」（「香蕉船」頁8、9）

希望藉着異地的打工生涯，改善家鄉生活的想法，與早期移美華工的願望是相同的。當年移美華工在美國種族歧視的待遇之下，備嚐艱辛仍免不了蕭條地埋骨異鄉；如今，赤手打天下的中國人，所遭逢的命運仍是坎坷的。

李姓船員第一次「跳船」即被捕遣送回國。中途雖逃脫了，却在非法偷渡時，跌落一艘載運香蕉的貨輪大貨艙而亡。

李姓船員卑微而無聲無息地消亡，暗藏了多少爲生活所逼而不得不亡命異地的中國人底辛酸、悲涼？然而，異國的風霜淒苦，阻止不了國內另一股伴隨着升學主義的教育制度、崇洋媚外的社會習尚而產生的留美趨勢！

長篇「昨日之怒」⑦捕捉的即是在這一股留美趨勢之下，海外知識份子的面貌。

雖然張系國在後記裏寫道：「『昨日之怒』祇能算是個人對中國青年政治運動的一個詮釋，（中略）唯一的意義，乃是對自己及當日共事過，現在流散到非洲、美洲、臺北、武漢、北平……世界各處的朋友，有個交代，尤其是對大風社舊友。」（「昨日之怒」

頁300）但綜觀「昨日之怒」全書，實很難窺見釣運的全貌——全書除第三章第五節，直接呈現一次釣運活動的「實況」之外，大都是透過小說人物在塵埃落定之後的講評，是主觀的批判，而非客觀的紀實。

因此，若不執意將「昨日之怒」侷限在「紀念保釣運動」上面，那麼，「昨日之怒」所延伸出來的意義，當不僅僅是紀念性的，感傷式的，一如書前所引齊克果的話：「爲誰而寫？……爲逝去的，你所愛的人。」

「昨日之怒」改變了早期所謂「留學生文學」之偏向於探討留學生婚姻、交友……等個人問題的寫作角度，試圖透過一次羣衆愛國活動，觀照今日留美知識份子對於國家、民族……等大問題關懷的程度；同時也藉着保釣運動反映海外知識份子的心態。

「棋王」以「五子棋神童」爲主線，串連其他小說人物，將各自獨立的事件，滙流爲單一的情節開展；同樣地，「昨日之怒」亦有與其相彷的結構——「昨日之怒」以「陳澤雄」這個與釣運完全無關的角色爲「引導者」及「黏着劑」，牽引出「昨日之怒」實際「演出」的人物，並結合這些原本無必然關聯的人物，使結構鬆散的「昨日之怒」，尚可尋出蛛絲馬跡般的脈絡。

同時，張系國讓「保釣運動」在陳澤雄面前「重現」（幾乎每一個陳澤雄在美國接觸到的人，都會向他提起保釣運動），也具有開啓國內埋首於升學主義的沙堆，有若鴕鳥底讀書人視野的意義——陳澤雄原是典型的，在學校裏只知讀書，應付一個接着一個的升學考試；出了學校則忙着建立個人事業、家庭幸福，無視於社會環境的變遷、對政治冷漠的知識份子。

在國內，陳澤雄從不知道什麼叫「釣運」，從沒聽過所謂的「保釣會」，直到踏出國門，身臨美國，才由下列三種對釣運抱持不同態度的人身上，窺見此一驚天動地的愛國運動——

1. 對釣運心存觀望、冷漠超然，如吳寒山。
2. 徘徊在大我與小我之間，易受環境影響，如施平、林欣、金理和。
3. 傾注個人力量，謀求羣體之權益，如葛日新。

由這三類不同的態度，我們可以看出今日我國留（旅）美知識份子所極力營求的生活目標：

吳寒山所服膺的是美國式的價值觀念：「在美國這個國家，唯有成功的人受人尊敬。所謂成功的人，就是能自己創業賺錢的人。」（「昨日之怒」頁 208）和其他中國教授聚在一起，所談論的不是賺錢的方法，就是流傳在中國人圈子裏的桃色新聞；對於青年學生不惜拋棄個人前途、熱烈響應的保釣運動，吳寒山等人雖也能慷慨激昂地品評，可是在衡量了個人的前途與地位之後，便只有冷然觀望了。

吳寒山如此，張系國同以釣魚臺運動爲背景，藉猶太人對傳統儀式——「割禮」的堅持，對照我國知識份子對爭取民族權益之冷漠、猶豫，的另一個短篇「割禮」⑧裏的宋大端亦是如此。

吳寒山、宋大端，幾乎都是歸化了美國的「高級華人」，在他們所處的環境裏，有其必需努力維繫的所謂「地位」，他們所眞正關心的不是母國的强弱，而是個人的安危。他們甚至讓學術「超然」到失去民族立場：「這本著作絕對是從美國人的立場來研究中國問題。（中略）爲了在這兒的學術界生存，我們就不能不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……」（宋大端語，見「地」頁228）

老一輩的「旅美學人」久居美國，既已逐漸忘掉了自己的根源；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呢？

年輕人昂揚的熱血是很容易激發的。釣運開始之際，許多留學生也曾熱切地投入此一運動，印發傳單、安排演說、策劃遊行……等等。不久，「保釣會」四分五裂，「釣運」變質，各方面的壓力隨之而至，個人不再能够堅持愛國的理想，紛紛退縮到小我的世界裏，營營於自身福利。

「昨日之怒」裏參加釣運的年輕人大都屬於此類——運動熱潮過後，金理和變得很會發牢騷，但仍然待在美國，守着他的職位，得過且過；林欣冷靜地分析釣運之後，也忙着奔赴自己的前程；施平則落入個人去留的矛盾裏。「割禮」裏的林友庚，在示威遊行前夕，聽了宋大端曉以個人利害關係之後，雖眼裏含着「怨毒之色」，但也不得不取消參加遊行的念頭，屈從環境。

林友庚、金理和、林欣……等人，所追尋的目標，其實也正朝着吳寒山、宋大端的方向邁進，他們所顧慮的，仍是個人一己的生活。

「昨日之怒」裏唯一傾注全力謀求中國人之團結

，即使在釣運結束後，仍奮力不懈的，就只有葛日新而已。

葛日新不願屈服於他所唾棄的美式生活，寧願放棄學業，做一個自食其力的賣包子小販，而將心血投入摒除個人私心的政治理想裏。

葛日新如此捨棄個人前途的結果，不僅使他無法在美國立足，甚至也回不了自己的母國——「他（葛日新）知道，他的政治理想，他過去活動的記錄，都對他極端不利。（中略）他唯一熱愛的是臺灣，他唯一所關懷的就是那片土地。（中略）可是他回去能夠做什麼？別人肯讓他做什麼？別人肯給他任何機會嗎？」（「昨日之怒」頁一七二—一七三）

因此，張系國最後所做的安排：葛日新與卡車對撞而死，竟成了葛日新必然的結局。

車禍死亡雖屬意外，但葛日新若不死，他能做什麼呢？——小說最後，葛日新爲了王亞男以及新生的孩子，不得不找一份安定的工作維持家計。然而，葛日新能夠就此渡餘生嗎？其若不死，是繼續做一個自了漢呢？還是過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之後，又幡然醒悟，再度燃起政治的狂熱，最後像另一位釣運人物——「紅孩兒」⑨裏的高强那樣，滿腔愛國熱忱，却遭「左」「右」挾持，莫名其妙地「失踪」呢？

保釣運動彷若黑夜裏燦爛的煙火，熱烈而集中地燃亮了沉寂、散渙的留美華人社會，轉眼間，煙花殞落，一切又歸於黑暗。「昨日之怒」捕捉了那殘留的光與熱，却冷酷地投射出流寓者偏重個人私利、對國家民族的前途，缺乏眞正關懷與實際行動底心態。

然而，做爲一個寄人籬下的近代中國人，在異國能昂然屹立嗎？吳寒山、宋大端、金理和……等人能坦然適意嗎？

張系國含蓄、簡略的筆調所透露出來的憂憤，有若葛日新，有若「昨日」之「怒」，是無能爲力的。只是，中國人海外飄泊、流浪的生活何時終止？

五

張系國的小說長於知性的思考，其文字彷彿經過漂洗般，非常潔淨，以致於有時讓人讀來覺得缺乏「文學味」。然而，張系國的作品是冷靜而沉穩的，他

不把小說當作社會改革的工具，也不以之炫耀才情、吟弄風雅，却能透過知識份子的認知，在指陳事實之餘，眞摯地提出其建設性的見解。（雖然，能否提示建設性的看法，並不是一位好小說作者的先決條件。）

卽以本文所探討的，現代中國人追尋的三種類型爲例，在小說中，張系國對其結局的安排幾乎都是否定的——社會型構的轉移、政治局勢的變遷、外來文化的刺激……等因素影響，使現代中國人不僅失去了實際依憑的根源（鄉土、大地），也遺落了根本精神的支柱（自我、民族性），終至在都市聲色名利的洪流裏沉浮而喪失自我；在異國忍辱含羞地漂泊而失去自尊。

但是，張系國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悲觀論者。在小說中，張系國另外又佈置了一抽象一具象的寓言人物，肯定現代中國人掙脫漂泊與失根之夢魘底途徑——

1.從傳統、淳樸的民族性中，找回失落的根源：以「地」裏的「石頭仔」爲代表。

2.從單純、寧靜的生活裏，尋求被物慾遮掩了的眞我：以「棋王」裏的「五子棋神童」象徵。

「石頭仔」的形象是中國傳統刻苦勤勞、與土地共生死的農夫形象。在「地」裏，石頭仔只反覆做着一個單純的動作：「把地掘了大概有一公尺深，把土都翻起來，把石頭檢出，挑到一邊，然後再把土塡回去。」（「地」頁89）自始至終，一句話也不說。然而，他那揮動鋤頭一起一落的動作，却似一句句殷勤的叮嚀：莫忘記我們祖先所賴以生存的大地，莫忘記我們傳統勤奮的習性。

「石頭仔」是存在於現實的眞實人物，但在「地」裏所代表的並不僅是耕地的「農夫」而已。張系國藉「石頭仔」這個中國亘古以來卽已存在的人物，寓寫治癒現代中國人精神失落的藥方——發揚固有的民族特性，始能奠立永不滅絕的根基。

與石頭仔相反，於現實中不大可能存在的「五子棋神童」，則爲過份仰賴外力、投機取巧，以致於徬徨、焦慮，迷失於物慾的現代人提供另一條自救之道——

神童被馮爲民逼問「人類的未來如何？世界的未來如何？」之際，突然「叫了一聲，眼睛圓睜，臉上

現出極驚佈的表情。（中略）整個身軀好像被電擊般抽動，躍起在半空中，又重重跌在地面。」（「棋王」頁163）是「棋王」最富戲劇性的轉折，也是扭轉全書情節的關鍵處。

神童昏迷醒後，呈現的是：「一個十幾歲孩子的目光，遲鈍而呆滯。那不再是神童不可測的眼神。」（同上）

從此，神童被當做普通孩子，逃過了被利用爲謀錢工具的刼數。

在此之前，「神童」象徵人類慾望的頂峰——人們依賴投機取巧、紛爭狡詐的方式，企望獲得絕對的財利。

其實神童並未眞正失常⑩，「失常」只是他爲擺脫人們物慾糾纏而佈置的陷阱。棋賽過後，神童曾經「目光一片笑意」、「目光正流露出暖和的柔情」，平靜地說：「我不需要未卜先知。我自己會下。我喜歡下棋。」「以上三句俱引自「棋王」頁197）

「神機」（外力）可待而不可恃，且世事難料，又何需未卜先知呢？

神童捨棄神機，憑自己的能力，照樣可以贏得象棋；然而，神童喜歡的是單純的「五子棋」，而不是變幻莫測，象徵人世之錯綜複雜的「象棋」⑪。由此，張系國似乎暗示了：摒棄巧思機心，憑藉自我的力量，在單純而和諧的世界裏，始能尋得生命的眞諦?!

「笛聲長短相間，重複着幾個音調，一個簡單的旋律。（中略）好像有一種淨化的能力，使我覺得心平氣和。我推開門，笛聲陡然消失在霧中。我留神傾聽，遠處似有千軍萬馬，在霧海裏前進，前進。我頓時感到心胸炸裂開來，我不能站在這裏，我要參加他們的行列。」⑫

山谷裏源於自然的簡單笛聲，以及在霧中幻現、萬馬奔騰的雄壯景象，可是張系國所嚮往的寧謐、和諧的理想世界，與企望投入的救贖的人世？

而現代中國人失根的悲歌，何時終唱？

註：

1. 本文寫作之時，張系國新作「黃河之水」始於中國時報副刊連載。（補註：「黃河之水」後由洪範書店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出版單行本）

2. 「孔子之死」初由雲天出版社印行，書名「亞當的肚

膀眼」。

3. 收錄於短篇小說集「地」——純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初版。（本文所參考引用者乃六十三年四月三版）

4. 對於人物心理缺乏深刻的描寫，或豐富的外象敍述，是張系國小說的弱點之一。

5. 「棋王」版本有二：①言心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初版；②洪範書店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。（本文所參考引用者為洪範版）

6. 收錄於短篇小說集「香蕉船」——洪範書店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初版。（本文所參考引用者乃六十七年六月五版）

7. 洪範書店六十七年三月初版。（本文所參考引用者乃六十七年六月四版）

8. 收錄於「地」一書。

9. 收錄於「香蕉船」一書。

10. 劉紹銘先生在「天機洩後看棋王」文中，認定神童是真正的「失智」，而懷疑張系國讓神童靠自己的智慧擊敗象棋老手，認為「不易取信於人」。（見劉紹銘著「小說與戲劇」一書第六九頁——洪範書店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）對於劉先生的看法，筆者不甚同意。蓋神童並未真正失智的玄機隱藏在「棋王」第一八六頁：「程凌突然覺得不對勁。神童連贏兩盤棋，三局兩勝，第三局就不必下了。神童如果知道如此，何必預測三盤棋」由此可知，神智失常、第二盤棋必敗，皆在神童自己預料之中，「失智」只是他為擺脫衆人斜纏而設計的「陷阱」，近似於余光中先生所說的：「身為機巧之喻的神童，在接受重大考驗的關頭，竟然捨天巧不用，而用人謀。」（引自余光中撰「天機欲洩看棋王」一文，見言心版「棋王」第十一頁）

11. 見「棋王」第九三頁：五子棋神童一再地說：「我喜歡下五子棋，為什麼你們不讓我下五子棋？」

12. 引自短篇「笛」，見「香蕉船」第一三九頁。